

孤島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张泽石 高延赛 著



《我的朝鲜战争》姊妹篇

海内外第一部讲述14334名志愿军战俘在台湾60年生活的纪实作品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孤島

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张泽石 高延赛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 张泽石，高延赛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6

ISBN 978-7-80251-956-5

I. ①孤… II. ①张… ②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2622号

孤岛：抗美援朝志愿军战俘在台湾

著 者 张泽石 高延赛

责任编辑 荣挺进

文字编辑 杨国辉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97千字

版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956-5

定 价 3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4534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前 言

19 世纪末叶日本出兵朝鲜半岛，朝鲜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 年 8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苏联共同在朝鲜半岛接受日本武装投降。美苏议定以北纬 38 度线作为双方占领军的分界线。1948 年 8 月，美国扶持的“大韩民国”在三八线以南宣告成立。1949 年 9 月，苏联扶持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三八线以北宣布独立。朝鲜半岛上便出现了两个国家，他们都主张本国政府是全朝鲜的政府，都要为实现“祖国的统一”而斗争。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日益尖锐，南北朝鲜的敌对也日益加剧。

1949 年 10 月新中国成立后，美苏两大阵营在东北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北朝鲜的巨大变化，加上当时美国将主要军力部署在欧洲，朝鲜元首金日成遂向斯大林提出了武力解放南朝鲜的请求。斯大林为朝鲜军队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人民军投入 13.5 万兵力及 150 辆坦克全面越过三八线向南朝鲜发起了强大攻势。韩国军队节节败退，6 月 28 日，韩国首都汉城（现名首尔）即告陷落。

1950 年 6 月 27 日，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组成以美军为主体的“联合国军”，任命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为联军总司令，给予的使命是：“把进入韩国的北朝鲜军队击退到三八线以北。”麦克阿瑟将驻扎在日本的美第八集团军主力增派到韩国，阻止了朝鲜人民军的南下攻势，联军沿洛东江构筑了坚固的“釜山防卫圈”。朝鲜人民军则把他全部 12 个师的兵力在第

一线展开，向釜山突进。从7月到9月上旬，双方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攻防战斗。没有空军掩护的人民军损失惨重。

1950年9月15日，美军以海陆空立体作战的强大攻势在靠近三八线的仁川港登陆成功，随即利用人民军后方空虚，自西向东拦腰切断了朝鲜半岛蜂腰部，堵死了朝鲜人民军的退路，南面的联军乃渡过洛东江向北猛烈进攻，到9月下旬，人民军主力在南北夹击中全线瓦解。数万人被俘。九月底，联军主力抵达三八线。

1950年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讲话中严厉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中国人民不会对外国的侵略置之不理，万一帝国主义者侵入邻国领土，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

1950年10月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八国联合提案”，允许联合国军继续向北推进。10月8日，中国再次发表严正声明：“我们不能对北朝鲜遭受外国军队的侵略袖手旁观……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愿为保卫和平而战斗！”但麦克阿瑟仍然在10月10日向第八集团军下达了北进的命令。首先派出重型轰炸机B-52机群以无数重磅炸弹，对北朝鲜实行地毯式轰炸，将平壤、元山、新义州等主要城市变成火海、夷为平地，再以重型坦克开道多路进入北朝鲜。此时的联军如入无人之境，只用了10天即攻克平壤。为庆祝占领平壤，10月21日麦克阿瑟在平壤机场举行了庆祝阅兵式。10月24日，麦克阿瑟亲自下达了总追击令：“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鸭绿江突进！”而从平壤到鸭绿江、到中国国境线只有200多公里了。

1950年10月中旬开始，第一批20万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匆忙渡过鸭绿江、图们江进入朝鲜，有从华东赶来的部队连单衣、草鞋都来不及换，只把军服上解放军的标志取掉，把部队名称由解放军改成志愿军就过江了。他们出国前被告知：美帝国主义要走日本鬼子侵华的老路，安市（今丹东市）已被轰炸了！（虽然后来史实证明美国当时没有任何进攻中国的计划。）10月25日，已经在云山、温井、熙川一线严阵以待的志愿军向着躊躇满志蜂拥北进的联军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发起了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志愿军在彭德怀总司令指挥下，以1个军的主力配合朝鲜人民军在东

线进行阻击，又集中5个军及1个师的兵力于西线给“联合国军”以突然打击，将其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挫败了联军企图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联军虽然已经发觉志愿军入朝参战，但却估计志愿军参战只不过是保卫边界。11月24日，联军发起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这时入朝部队已增至50万人的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将联军诱至预定地区，发起反击围攻，给予出其不意的沉重打击。联军兵败于西部战线的清川江两岸和东部战线的长津湖畔。为逃避被围歼，联军狼狈地放弃了平壤、元山。直到12月24日，在志愿军追击下，联军仓皇地从陆路、海路一泄千里撤退至“三八线”以南。这就是志愿军进行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此次战役彻底扭转了朝鲜战局。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人民军3个军团协同下，对依托“三八线”既设阵地进行防御的联军发起全线进攻，将其从“三八线”击退至北纬37°线附近地区，在占领首都汉城后适时停止了战役追击。这次战役打破了美国政府“先停火，后谈判”、争取喘息时间卷土重来的计谋。

志愿军连续取得三次战役胜利后，主力转入休整。但此时志愿军已经远离后方又没掌握制空权，运送武器弹药与给养的后勤队伍遭受美军沿途猛烈轰炸，补给十分困难，第一线兵力亦不足。联军便迅速补充自己的人员、物资，调整部署，于1951年1月25日恢复攻势。志愿军被迫由休整转入防御，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展开了第四次战役。

该战役第一阶段，志愿军以一部兵力在西部战线顽强抗击，集中6个军在东部战线横城地区实施反击，却未能打破“联合国军”主要方向上的进攻，战线节节后退。第二阶段，为了以空间换取时间，掩护后续兵团到达前方，遂在全线转入运动防御，抗击消耗联军。3月14日，中朝军队主动撤出汉城，战斗到4月21日，将联军扼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虽损失较大，但奋力制止了联军发动的攻势。

在此期间的4月11日，联军统帅由李奇微替代了麦克阿瑟，联军对付

志愿军的战术有了明显改进。

志愿军由于第19、第3兵团的到达和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重返前线，在总兵力上已居优势。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歼灭其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指导方针，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了第五次战役。在战役第一阶段，集中了志愿军11个军和人民军1个军团于西线实施主要突击，再次越过“三八线”，没有遇到联军主力的抵抗而直逼汉城；5月16日，志愿军又发起了第二阶段战斗，以其主力第三兵团为先锋，由中线越过北汉江向南推进。李奇微采取“磁性战术”不战而退，吸引志愿军继续深入。等到志愿军随身所带的粮食大部消耗后，突然以优势兵力从两翼向北转入强攻，终于在5月27日在北汉江附近，将负责掩护大军后撤的志愿军第60军第180师重重包围。并对左右侧翼的其他志愿军部队给予重创。志愿军180师的12000名指战员们经过激烈战斗，最终1/3突围，1/3战死，1/3因伤、残、病、饿丧失抵抗力被俘。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被俘人数超过15000名，使得被俘总人数猛然上升至两万多人。联军也重新将战线向北推回至三八线。

经过7个多月的军事较量，美国政府认识到如将主要军力长期陷于朝鲜战场，则对其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极为不利；加上国内外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因此，决定转入战略防御，准备以实力为基础，同中朝方面举行谈判，谋求“光荣的停战”。6月初，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朝方面作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并表示。中朝方面，经过五次战役，深感自己部队在技术装备上处于劣势。在现有装备条件下，要想在短时间内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确实难以实现。鉴于美国已表示愿意谈判，中方乃于1951年6月中旬，提出“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战争指导思想和在军事上改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自1951年7月到1953年7月，战争双方举行了长达两年的停战谈判。战俘遣返问题是谈判中争执得最激烈的问题。首先是美方拒绝日内瓦战俘公约有关停战后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的规定，坚持其“让战俘们选择他们愿意遣返的地方”提案。1952年4月，朝中方面为争取早日停战有条件地

同意根据战俘个人志愿进行遣返。当月，战争双方同时对各自拘留的战俘进行了“志愿遣返甄别”。美方对 21000 余名中国战俘进行“甄别”的结果是：选择回大陆的只有 7000 人，不愿回大陆的却有 14000 多人。板门店停战谈判因此中断，朝鲜战争因此延长了一年多，战争双方因此付出了更大代价。

1954 年 1 月这 14000 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美军用军舰运送到台湾。从此他们只能隔海遥望故乡，夜半思念亲人。

为什么竟然会有 14000 多名志愿军战俘不愿回大陆？

六十年来，我们通过战俘营亲历者们的集体回顾与思索，通过两岸志愿军战俘后来同样遭受过的磨难，通过阅览不断问世的朝鲜战争参与者们的有关著作；特别是通过近年来对众多去台志愿军战俘的交往和深入采访，以及委托海外亲友查阅美国、台湾解密的大量史料档案，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断加深，从而不断修正它的答案。即使如此，我们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只能说是比较确切、比较接近历史真实而已。

我们之所以一直孜孜不倦地去追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去剖析它的多方面和深层次原因，不只因为它是朝鲜战争中一桩重大的历史疑案，更因为我们希望国人对那些去了台湾的绝大多数志愿军战俘有一个全面的、公正的认识。他们曾经跟他们的志愿军战友们一起在烈火硝烟中出生入死为国征战，他们也绝对期盼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能回家跟亲人团聚，过一种有尊严的正常人的生活，他们这一生为国家承受了太多的牺牲与痛苦！我们还希望通过弄清问题、还原事实的真相与全貌能够有助于消除两岸历史恩怨、有助于弥合中华民族的这道深深的裂痕。

我们将由浅入深地对这个问题逐步展开来叙述。首先分三个阶段来介绍中国战俘营的有关状况：第一阶段是从 1951 年初到 1951 年 7 月停战谈判开始前中国战俘营的“内乱”情况；第二阶段是从 1951 年 7 月到 1952 年 4 月，中国战俘们被拖进一场惨烈的、战俘营内的“国共内战”，并在美军完成对中国战俘进行“志愿遣返甄别”后，这两万多曾经携手参加保家

卫国的战友终于被分裂成“要回国”和“不愿回国”的两大敌对营垒；第三个阶段是从1952年4月到1954年1月，一万四千“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孤岛上的经历和朝鲜战争停战后他们被押送到“中立区”接受“再甄别”过程以及最后被送到台湾岛上的情况。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将叙述这一万四千多志愿军战俘当年到台湾后继续承受了多少本不应该由他们来承受的、因为民族内争所留下的历史怨仇。我们也将重点介绍他们是怎样度过自己后半生的；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奋斗经历和对台湾建设的贡献以及他们最后的不同归宿。

这是一段关系到上万名志愿军官兵和他们亲属命运的重大历史，是整个抗美援朝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页，绝不应该被舍弃被遗忘。

值此抗美援朝六十周年之际，仅以此书献给所有曾经为国家承受苦难与牺牲的志愿军战俘们！

张泽石
高延贵

引子 我是志愿军的后代

这样的惊讶并不为过

有时和朋友聊天，提及自己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后代，知道我从台湾来的朋友无不惊讶。接着的疑问往往是：

“那你什么时候去的台湾？”

每当我听到这样的问题，总有些哭笑不得。通常我的回答则更令朋友们侧目：

“你们听说过志愿军战俘吗？知道有的战俘没有回来，而去了台湾吗？”

朋友们满脸狐疑的表情，往往揭示着“长篇大论”的开始。然而，通常我却寥寥数语带过。

自己也不清楚

是的，毫无疑问，我知道自己是志愿军的后代，但我对曾身为志愿军的父亲是如何加入志愿军，如何被俘，又如何选择去了台湾，却不甚了了。记忆中家严曾只言片语地提及，但始终串不到一起。

1954年1月23日，从韩国仁川港启程的运兵舰将1万4千多名志愿军战俘送抵位于台湾北部的基隆港。从这一天起，一位来自重庆市璧山县

的年轻人将在台湾走完他全部的人生旅程。然而，当时他不知道。

记得年幼时曾问过父亲一句玩笑话：“当年您志愿吗？”

父亲一脸严肃地回答我：“小娃儿别问那么多！”

停了好一会儿，父亲才慢慢说道：“能有选择的余地吗？”

还记得父亲沉重面容上那双迷离的眼睛，正朝着遥远的天边凝视。

娃娃兵

有次陪着父亲上市场买菜，途中碰到一位不曾谋面的叔叔对我父亲说：“×老师您好！”

寒暄过后，待那位叔叔走远，我问父亲：“您还当过老师，怎么您没和我提起过？”

父亲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在俘虏营时，我曾教过他们读书识字。”

在买完菜返家的路上，按捺不住的我又问了父亲：“刚才那位叔叔就是您当年在俘虏营里曾教过的学生？当时您有多少学生啊？”

父亲面无表情地回答我：“我也记不清了，大概总有二三十个吧！”



志愿军小战士

父亲顿了一顿，接着又说：“当年那些娃儿，啥都不晓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有的还没有名字哩！是我帮他们起的名字。”

父亲说完这些，面上还挂着不常见的微笑。我挠挠头接着问：“当年他们都多大啊？”父亲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又回过头说：

“大多是十四五吧！比你现在小点儿。”

我无语了，脑袋里正浮出刚才碰到的那位叔叔的背影。

贼配军

打小就知道父亲的胸膛上刺着一幅美丽的“秋海棠”，在上还插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逐渐懂事后，才知道类似的刺青，凡是来台的志愿军战士每一位都有。父亲曾在晚年的时候动过念头想把它除去，然而年纪大了再遭这样的罪，我深不以为然。就这么，它陪着父亲一直到了最后。

看着水浒传的故事，又想起了父亲身上的刺青。它在诉说着什么呢？一个一辈子的烙印，无可辩驳的事实，一段特殊的经历，不能回头的选择，命运的无奈。回家，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茫茫天涯路

由稻田而麦田，由起伏的丘陵变为一望无际的平原，轰鸣的火车载着一群群战士驶向未知的遥远。看着向后散去逐渐远飏的烟雾，远在天际的白云深处，那是归乡的路途。

“不晓得到啥子地方！”父亲后来回忆着说。

就这么着，父亲浑浑噩噩、迷迷糊糊地到了安东（即现在的辽宁省丹东市）。迎面而来凛冽的北风，让他知道这是一个他从未到过的地方。

“啥子都没得！”

就要上战场了，但是父亲告诉我当时他没有“武器”，直到要过桥的那一天。对于此，曾有过短暂军旅生涯的我，大为不解。

就在那一天，父亲拿到了“军人的第二生命”——一把俄制“转盘枪”，父亲是这么告诉我的。他没有描述过那是



上为 PPD-1940 式，下则是 PPSH-41 式。老爸到底是拿那一种呢？

把什么样的枪，而我也不是军事发烧友，对此完全没有概念。尔后根据自己的揣测，大概是把俄制的PPD-1940式冲锋枪，或是PPSh-41式冲锋枪。

也是在那一天，父亲才了解，河的那一边是他们前进的方向。

在一个静谧的夜晚，父亲随着队伍缓缓地迈过鸭绿江，而迎接他的则是不可掌控、无可违逆的命运。



鸭绿江断桥。桥断了可以再修，而归乡路呢？

等待还是等待

部队打散了，一些侥幸突围的战士，在冰天雪地里寻找安全栖身之所。

“穷啊！实在是太穷了！”父亲回忆着躲进早已空无一人的朝鲜农舍时说。

天府之国毕竟还是天府之国，父亲印象中老家的泥墙土瓦，似乎还远胜眼前所见的一切。疲累饥饿的战士们，在无情寒冷的折磨下，不由自主地瑟缩在一起，而一望无际的白雪，哪里才是回家的方向。天微明，一群不速之客彻底打乱了战士们才刚平静不久的心。

迈步前行，回头遥望着另一端的地平线。家在那里吗？无情的命运正在嘲弄着这群背井离乡的人，而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另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等待。

Lucky Strike——幸运出击？

放暑假从学校回家时，随手拿了盒同学给的 Lucky Strike 牌香烟扔在包里。到家后，不经意地自包里取出，搁在自己的书桌上。

“这个哪里来的？”父亲拾起香烟问道。

“同学给的。”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好久没看到这种香烟了！”父亲饶有兴致地看着我带回来的 Lucky Strike 慢慢地说。

“您见过？”我好奇地问。

其实这香烟要不是那个外国同学扔下，我之前也没见过。我替父亲点了一根，烟雾自父亲的嘴里缓泻而出。

“还是那个味！”父亲随口地一句，但思绪却飘到那个在朝鲜半岛南端的一座小岛。

“在俘虏营的时候，我们常拿东西向美国兵、印度兵换这个！”

至于父亲拿什么去换的，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在俘虏营里的生活，父亲提的很少，除了和韩国老姬学点“韩语”，和管理俘虏营的士兵们换换香烟，以及教导那群娃娃兵读书识字外，日复一日的，似乎除了等待还是等待。



美国制的 Lucky Strike
士兵们的愿望在那都一样

命运的轮盘

“战争是残酷的。”父亲这么说。

刚从部队休假回家，拾起墙角的小板凳和父亲在厨房摘菜。肩上的少



重庆璧山县的金田寺，
父亲曾经足迹所至

尉军衔，衬着晒着黑亮的皮肤的我，抬头望着父亲。岁月的刻痕早已在父亲凝重的面庞驻足，唯一不变的还是寡言少语的性格。

“一起离家的老乡，侥幸活着的没有几个。”父亲说。

我很难想象那一百多个年轻的生命，其中大部分是父亲的玩伴、同学、朋友、乡亲，就这么永远停留在时间的某个定点。他们都是某些人魂萦梦牵的主角，也都是大时代中最无奈的小人物。卑微小人物的生命铸就了某些赫赫有名的名字，而他们仅能在时间的长河里消逝，不留痕迹。

饭厅的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黑白照片，那是大伯一家的合影。天各一方的兄弟，五十年的别离，最终也无法相聚。父亲轻酌着陈年高粱，每每望着相片凝视，而那穿透相片的眼神，是否已经看到了故园略影。

海的那一边

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动人心魄的场面，没有豪气干云的呐喊，也没有低吟的儿女情长。有的只是平凡的生活，逐渐淡薄的记忆，无奈的命运抉择，和生命在下一代延续。作为一个战场老兵的后代，在父亲离去十多年后，只能凭着琐碎的记忆，追述这一切。

片段零碎的记忆，串起自己对父亲的怀念，也编织起在那个硝烟冲天、无所逃避的锁链中，无数卑微小人物共同的命运。在台的志愿军战士迄今仍在世的，不足十之一二，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当年在战场上懵懂无知的少年。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切终将成为记忆。

没有传奇，而生命仍在延续。

【本篇作者：吕荆恪，赴台志愿军战俘的后代。本文取自其新浪博客】

第一章

战 俘

(1950 年 11 月—1953 年 7 月)



目 录 →
目
录

001	引子 我是志愿军的后代
001	第一章 战俘 (1950 年 11 月—1953 年 7 月)
	一、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基本情况 / 004
	二、中国战俘营场的分布情况 / 006
	三、联军战俘管理当局对待中国战俘政策的演变情况 / 009
011	第二章 分裂 (1951 年 1 月—1951 年 7 月)
	一、最初中国战俘营的状况 / 013
	二、1951 年 6 月以后的战俘营状况 / 024
029	第三章 内斗 (1951 年 7 月—1952 年 4 月)
	一、巨济孤岛上的内斗起因 / 031
	二、“72”战俘营的“战俘内斗”怎样演变成了“国共内战” / 035
	三、“86”战俘营的“国共内战”是如何开始的 / 047
053	第四章 甄别 (1952 年 4 月—6 月)
	一、中朝方面同意进行“志愿遣返甄别” / 055
	二、“志愿遣返甄别”的准备工作 / 056
	三、“71”战俘营的“甄别” / 058